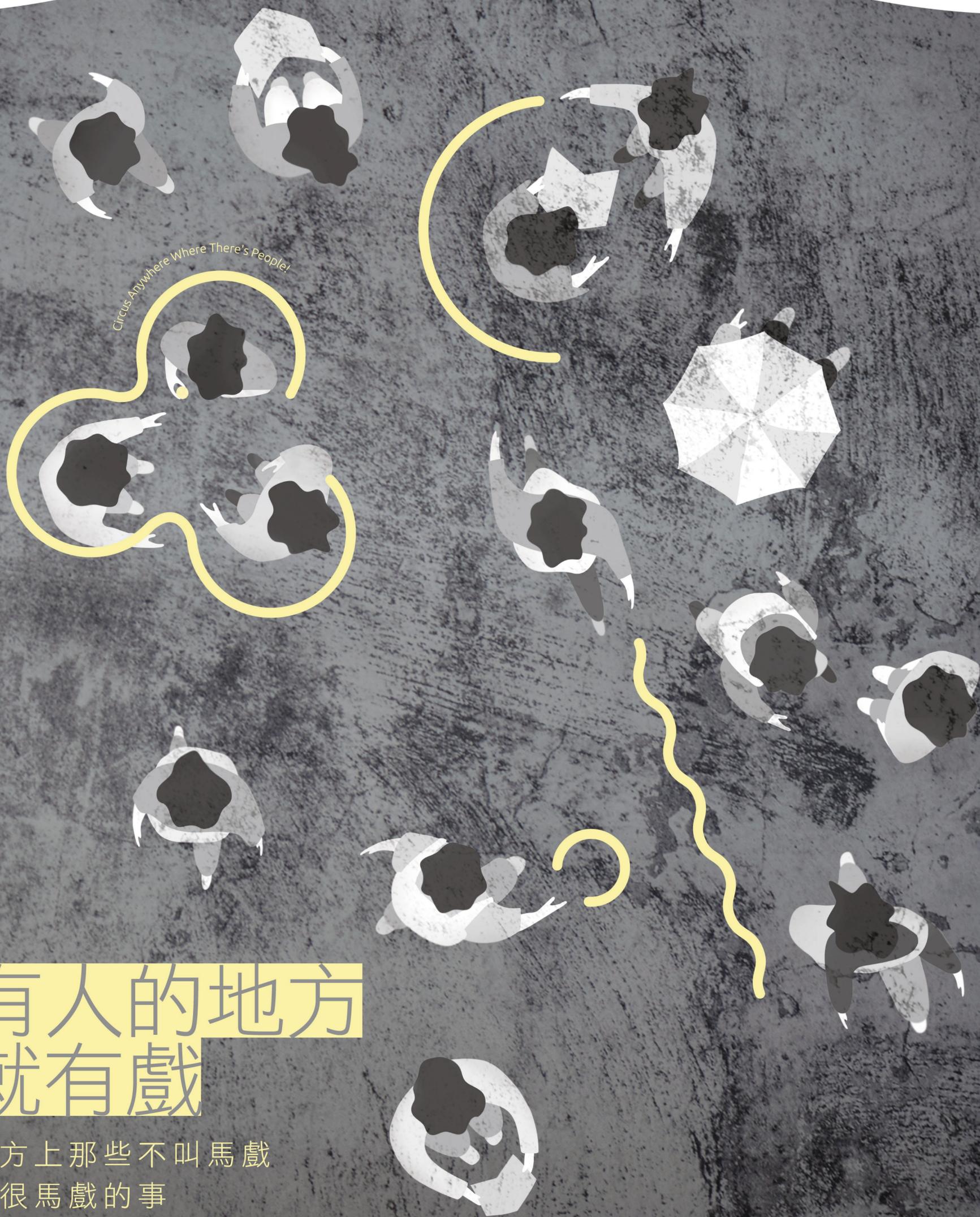


讀馬戲

VOL 007



有人的地方 就有戲

地方上那些不叫馬戲
卻很馬戲的事

馬戲
一件很地方的事

FOCA 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

出版

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
National Cultural Arts Foundation
FOCA

贊助

發行人 林智勝 主編 蔡漢全 編輯 林麗敏 校對 陳孝仔 張敏設計 陳姵如

回到 40 年前，臺灣馬戲團的全盛時期，遠東、千秋及東亞三大馬戲團，總是一頂大帳篷就地搭起，成為地方階段性的生活重心。只要走進馬戲篷，人人都會被空氣中的歡樂感染，換上快樂的笑容。隨著動物馬戲式微，馬戲團被狠狠遺棄在時光後頭。今年 3 月，FOCA 醞釀已久的馬戲篷在臺南搭起，短短兩天萬人響應，說明馬戲之於地方居民的吸引力。為什麼要不計代價買下昂貴的篷篷，造福地方的朋朋？有請團長與總策展掏心掏肺說給你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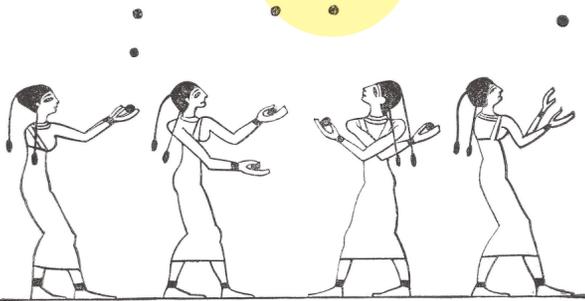
馬戲與地方的關係，也在近年的臺灣創作中現形。既有娛樂型的表演、創作類的當代馬戲，更有深掘地方文化的民俗轉譯；因地制宜，都成為這塊土地的獨特情懷。狂夢藝術以地方田調長出移動式劇場，連圍觀的路人都要納入表演環節之一；FOCA 馬戲三部曲則自駐地十年的社子島取材，將日常見聞連結馬戲，觀看的同時也能了解地方歷史演進。不只臺灣，雜智庫告訴我們遠古埃及就有女子丟球的壁畫；國際視窗也引用加拿大的觀察，現地製作早在 1960 年代就從藝術、舞蹈，一路影響至馬戲。馬戲確實是一件很地方的事，被地方深深影響，也與地方唇齒相依。

◆ 文字 | 慕瑞伶

雜·智庫 Circus Vitamin

◆ 文字 | 余岱融

丟球的 埃及女子



過去幾十年來，埃及古文明一直受到大眾文化的喜愛，從日本動畫《遊戲王》，到電影《神鬼傳奇》、《博物館驚魂夜》，以至漫威最新影集《月光騎士》，都從這個遙遠、神祕而迷人的文化中汲取靈感。

最早關於馬戲的紀錄，也能追溯到古埃及的中王國時期。在貝尼哈桑 (Beni Hasan) 墓群第 15 號墓穴裡，明納胡夫 (現明亞市) 最高行政官的棺室壁畫中，就呈現了三位身姿各異、丟著兩顆或三顆球的雜耍女子。她們的兩側還有像是結合騎馬打仗的拋球遊戲、一位女子跳躍的連續分解畫面、看起來像雙人瑜珈的特技動作、以及隨著遊戲拍手的女子。除此之外，同樣墓穴群的另一個棺室中，還有一系列詳細描繪當時摔角活動的圖像。這些，都是雜耍和特技目前所知最早的證據。

雜耍在畫面和表演節奏上都帶給人一種連續、不斷循環的感受，這樣的特色就被善用在歌劇《阿肯那頓王》(Akhaten)，由英國國家歌劇院和洛杉磯歌劇院於 2016 年共製的版本中。搭配菲利浦·葛拉斯 (Philip Glass) 極簡、持續反覆音形的樂音，英國雜耍天團甘蒂尼雜技團 (Gandini Juggling) 運用雜耍球、雜耍棒，讓整個舞台充滿動態的活力感，折射出雜耍遠古身世的同時，也呼應阿肯那頓王對宗教改革的堅持不懈，以及在人類歷史中追求進步、改革的觀點，是如何像雜耍一般流轉至今。

即將上場 SHOW TIME

《貝斯伯的奇幻冒險》親子參與式劇場

紅鼻子馬戲團、名人堂花園大飯店、LINE、KKDAY、KLOOK

即日起至 6/26 (每週六、日、國定假日) 11:00、14:00、16:00

7/1-8/28 (每週一至週日) 11:00、14:00、16:00

地點 | 龍潭名人堂花園大飯店 3F 圓形劇場 (桃園市龍潭區民生路 141 巷 150 號)

票價 | 380 (3 歲以下免費)

《彼此彼此》

0471 特技肢體劇場

6/24 (五) 19:30

6/25 (六) 14:30 19:30

6/26 (日) 14:30

地點 | 臺灣戲曲中心多功能廳 (3102)

票價 | 450 (OPENTIX 售票系統)

離線時區 X 原創馬戲音樂劇《茉莉的魔法歷程》

天馬戲創作劇團

7/1 (五) 19:30

7/2 (六) 14:30 19:30

7/3 (日) 14:30

地點 | 微風南山 Artre 艾雯列 4F 離線時區

票價 | 800、1500 (TixFun 售票系統)

* 親子工作坊套票，含兩張演出票券及工作坊票券，限一大一小購買，不適用於早鳥優惠

* 早鳥票券 85 折 NT\$680 (6/3-6/10)、團體票 (20 人以上) 8 折 NT\$640、愛心票券 NT\$400 (持有身障手冊)

2022 夏至藝術節《苔痕》

福爾摩沙馬戲團

7/9 (六) 19:30

地點 | 臺南新營文化中心演藝廳

票價 | 350、500、750 (OPENTIX 售票系統)

2022 台北兒童藝術節《大東整所》

搏逗兄弟

7/11 (一) 13:00 15:30

7/12 (二) 10:30 15:00

7/13 (三) 10:30 15:00

7/14 (四) 10:30 15:00

地點 | 台北市文山區華興區民活動中心 7 樓

票價 | 免費 (台北兒童藝術節官網報名索票)

文山精緻劇場系列《完美旅行 Trouble Travel!》

魔梯形體劇場

7/15 (五) 19:30

7/16 (六) 14:30

7/17 (日) 10:30 14:30

地點 | 文山劇場

票價 | 350 (OPENTIX 售票系統)

2022 夏至藝術節《Mr. III 三 III》

福爾摩沙馬戲團

8/6 (六) 19:30

地點 | 雲林表演廳 (雲林縣斗六市大學路三段 310 號)

票價 | 300、400、500 (OPENTIX 售票系統)

《Mr. III 三 III》

福爾摩沙馬戲團

8/13 (六) 19:30

地點 | 樹杞林文化館 (新竹縣竹東鎮新生路 377 號)

票價 | 免費入場

2022 華山親子表藝節 原創馬戲音樂劇《腳不落地的孩子》

天馬戲創作劇團

8/12 (五) 19:30

8/13 (六) 10:30 14:30 19:30

8/14 (日) 10:30 14:30

地點 | 華山 1914 文創園區東 3B 烏梅劇院

票價 | 600、1500 (TixFun 售票系統)

* 早鳥票券 85 折 NT\$510 (5/6-6/6)、團體票 (20 人以上) 8 折 NT\$480、愛心票券 NT\$300 (持有身障手冊)

2022 北藝開幕季《達文西的 notebook》

福爾摩沙馬戲團、拉薩人男聲合唱、王嘉明

8/26 (五) 19:30

8/27 (六) 14:30 19:30

8/28 (日) 14:30

地點 | 臺北表演藝術中心大劇院

票價 | 600、900、1200、1500、1800、2200、2500 (OPENTIX 售票系統)

國際視窗 World View

◆ 文字 | Rebecca Galloway 翻譯 | 林願敏 文章來源 | **CIRCUS talk**

無處不在的 馬戲現地創作新浪潮

多數情況下，談論馬戲的現地創作，意謂著談論一個被轉換的大型戶外空間。舉例來說，以鷹架、起重機、梯子等生活中的物件，滿足高空表演的技術要求。過去早已有些大型壯觀的戶外馬戲演出，如蒙特婁 Completement Cirque《Minutes》、Cirkus Cirkör 在河流中上演的《Aquanauts》等，如今更出現一款新型態馬戲現地創作，是將表演設定在日常居住空間——客廳。

標準的表演空間被打破了

現地創作崛起於 1960-70 年代的極簡主義，並迅速引起藝術、舞蹈、戲劇、歌劇、雜技等多元表演領域的投入。現地創作的關鍵在於，作品會受到空間的高度、長度、紋理與形狀等約束，以及建築物的規模、比例、照明條件、通風與交通模式等影響。換句話說，表演空間不僅只是單純的背景或擺設，還有自己的歷史、功能與結構限制。若執行得當，就會形成表演元素與環境之間的對話。

每個領域都有現地創作的成功範例，也不代表這種實踐方式沒有反對的聲音。《紐約時報》雜評 Siobhan Burke 就曾發佈一則推文表示：「在空間中表演，未必能活化這個空間。」一針見血，也是事實。然而不可否認的是，現地創作在世界各地馬戲圈越來越受歡迎，與發生在大劇院或教堂裡的主流馬戲形成一種強烈對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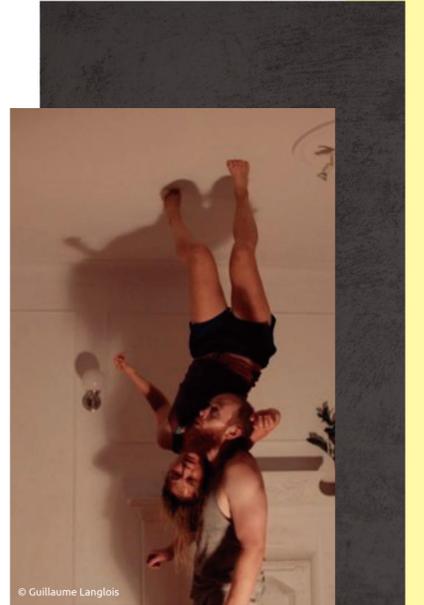


現地創作的新浪潮

法國馬戲團體「Hors Lits」長期提倡在日常空間中進行演出，由四位不同領域的藝術家個別在獨立公寓進行表演。演出發生當下，觀眾會被分成數個小團體，移動穿梭在公寓與行為藝術之間。Hors Lit 試圖透過藝術家與民眾之間的互動性，激發創作概念的發展，與藝術家之間組團演出的可能性，播下未來的種子。

還有來自加拿大蒙特婁的馬戲藝術家 Claudel Doucet，過去曾是太陽馬戲團、瑞士蒙特馬戲團等知名劇團的軟功與高空表演者，後職涯發展轉向導演，開始獨立創作計畫。她曾在圖書館、學校與地鐵等非常態的空間進行現地創作表演，「我想讓人們在生活中看見馬戲。」她表示，希望觀眾能將表演者視為常人，而非聚光燈下的特技超人。

現地創作多少有一種克制，如同空間或照明的限制，可以藉由藝術的活用被釋放。2018 年夏天，Doucet 與夥伴在自家公寓創作出《Se Prendre》，藉由表演者、空間與觀眾之間的互動性，探討親密關係與依戀的複雜性。她們開創了一種高度個人化的雜技語言，與戲劇構作、室內設計師一同發展，深入探問「日常場景下，觀眾與表演者之間會發生什麼事？」儘管表演者是獨自演出、並未聚焦觀眾，卻能接收到觀眾真實的反應，創造一種真實且不穩定的情感轉移。對觀眾而言，不啻於一次充滿驚喜的體驗。



未來進行式

現地創作的開始和一般製作不同，以《Se Prendre》為例，Doucet 會先提出技術需求、與工程師討論場地的限制與可能性，並在首演前三天進場，開始整餉作品的設置與調整。她會盡可能讓表演維持在最初設定的主場景範疇中，像是客廳；接著再針對不同空間選擇轉換的場景與細節微調，增加原始敘事線的豐富性，並確保觀眾動線的流暢。「無論空間給我們什麼，我們都會保持開放的態度，創造全新的火花。」對她來說，現地創作除了保有藝術的真實性，更能進一步挖掘人性的不同面向。「傳統模式已經被打破了，我們即將與觀眾一起寫下嶄新的篇章。」



文字 | 張雅淳 | 圖片提供 | 狂夢藝術-黃子溢

街區怪人大作戰

馬路的對面，有一場馬戲演出中。轉眼之間，觀眾尾隨著他們走進大街小巷，透過馬戲的魔幻力量，街區一磚一瓦都有了新的定義。不知不覺中，自己也加入了表演者的遊戲中，成為演出的一份子。

專注於移動式劇場創作的馬戲劇團「狂夢藝術」，近年深入臺灣大小鄉鎮與巷弄，進行馬戲創作，他們走進地方、踩踏街區，也進入居民的生活；而這些經過長時間深度田野調查的製作，都進一步轉化成獨特的馬戲現地創作，充滿野性的地方靈魂。

街區怪人的田調筆記

「其實一開始想得很簡單，覺得只要深入地方採集資料，就是一種田調。」團長黃子溢笑說，後來才知道田調其實有著嚴謹的系統。「廣義來說，我們是去採集資料，然後做創作實驗。」

在每一次進入地方演出前，狂夢藝術必定先找當地居民進行訪談與導覽，徹底且深入地認識一個地方；同時找出每個人對故事有感、與自身經驗產生連結的元素。而當採集到一定成果後，創作者們就會先從這些資料中抽離開來，讓創作的大腦後退一步、先別往裡頭鑽；接著，就進入身體的田調。

黃子溢笑稱，這個階段就像是「街區怪人大作戰」。每個創作者都會試著在空間中嘗試即興／表演，又或是兩兩一組、在被觀看的情況下，完成30分鐘的表演嘗試。創作者在長時間用身體與空間工作時，感官會被打開；一次次下來，最終每個人都會慢慢脫離慣性，觀察到不同的東西。在這過程中，也會有不少好奇的路人駐足圍觀，甚至開口詢問這些「怪人」們在做什麼；創作者必須學著與陌生人交流，同時不能忘了自己正在表演的身體。

最後，雜耍物件的選擇更是重要的創作思考方向。物件是否有其必要性、使用的方式、和這一次想說的故事有什麼關係……都會是創作者納入考量的範圍。

狂夢藝術

以移動式演出為出發點，藉實驗創作將當代馬戲、肢體劇場融進日常。團長黃子溢於2019年提出為期六年的「在現地編創計畫」。自2020年起走跳臺灣各地，蒐集田野素材，並邀請觀眾一起參與作品。藉現地形式提出觀點、探索土地歷史，城鄉空間，與地方居民、社會現實之間的連結與反思。近期作品包括《重過彰化》、《路上行舟的十二種表情》、《鳳山味》等。

掉入馬戲陷阱，跟著動起來

2021年，狂夢藝術在衛武營現地製作《路上行舟的十二種表情》。表演者先是用雜耍的大環玩起「鬼抓人」，滾動追趕著抓到眾演員們，接著，就換演員去抓觀眾。表演的最後，大環躺到地面成為保護傘，每個人都躲進去了。大環打開，變成單槓，又滾到湖上變成湖面的一道門……。

對黃子溢來說，「觀眾參與」絕對是移動式馬戲劇場最令人開心的一部份。他希望觀眾像是掉進他們的陷阱般，成為參與者之一；也會在必要的時候解開束縛，回到觀看者的身分。

「移動式劇場有趣的地方在於，大家看似可以用自己喜歡的方式觀看，但其實每一個路線都是經過我們設計的。」他笑說，狂夢藝術尤其希望觀眾能夠不用仰賴工作人員的指引，而是透過表演者的肢體、眼神、故事情節，帶動觀眾移動、停止、甚至邊走邊看、保持距離的看，完全沉浸其中。有時候他們甚至會大玩解構，化身路人甲，要觀眾識趣、別偷看別人談戀愛；又或是扮演驅趕惡作劇小孩的鄉親，一切一切都是狂夢藝術希望呈現給觀眾的體驗。當觀眾身處在戶外無管制的「野生街區」時，該如何維持觀眾的安全，就需要事先縝密的規劃與經驗的累積。

扯鈴¹
透過物件的動態引導觀眾的視覺方位，向上觀察建築細節。

大環²
結合小時候的鬼抓人遊戲，大環是鬼，不攔你我全體一起玩。

街區擾動³
即興演出成為擾動因子，搭訕路人、追機車，介入街區的日常。

有故事的場域⁴
藉由演員的表演與移動引導，引領觀眾前往特殊場域（圖為廢棄舞廳），將場域的故事轉譯成表演，傳遞流轉下去。

靈魂碎片在每個地方扎根了

「比起如何進入地方，最難的其實是離開。」

憶起過去的每一齣移動馬戲劇場，黃子溢分享，由於創作群會在每個地方以相當長的時間和地方進行相處與創作，因此演出結束後，縱然他們與地方機構與居民依然保持良好的友誼，但在地方生活的回憶，都像是靈魂的碎片扎根一般，久久難以忘懷。後來的他，會在演出結束、離開地方後，重新再回來走一次創作時行遍的足跡，好好將回憶裝箱。

從此以往，街區怪人們方能真正整理好心情，準備下一站的相遇。



主題企劃

Focus



文字 | GILLU 攝影 | KENWANG 圖片提供 | 福爾摩沙馬戲團



孤島長出來的馬戲

打開台北的地圖，社子島右側隔著基隆河與北投相望，細長的路徑連結大同區，是大城中遺世獨立的小島，過去被政府定調為「防洪計劃區」，展開長達四十年限建，使島上時間如暫停般。儘管位在首都，卻有著民國八〇年代的民風況味。

FOCA 落腳社子島其實是場意外，草創時沒有資源，想為劇團尋覓一個能安心排練的地點，團長智偉找到了臺北近郊一座空屋，一開門正對河畔，雖然周邊不算太方便，但排練場有著足夠的腹地與挑高，租金刚好在負擔得起的邊緣，於是據點就這麼塵埃落定，一待就是十年。

巷弄遊走 展開第一次親密接觸

郊島奇妙的時空背景與環境成為 FOCA 馬戲文本中重要的養分，「我們在創團時就深刻明白，馬戲不能只有量化、技術性的堆疊，需要納入更多情感進來，只是當時還不知道社子島會影響我們這麼深。」導演李宗軒笑說。之後，他們不斷思考臺灣馬戲是什麼？繼2016年《一瞬之光》使用十元商店的道具融入馬戲，詮釋臺灣人的日常風景；2019年開始的《消逝之島》則是透過小島街弄遊走，嘗試挖掘過往社區錯綜複雜生態的沉浸式表演，田調越深，越是驚喜於夾藏於隙縫中強大且幽微的生活細節，前後共進行了三部曲。

那是他們第一次與社子島的親密連結，身為藝術總監的李宗軒與菲律賓導演 Leeroy New 在創作過程中不斷反覆詰問：「除了眼見所及的破敗、荒涼，社子島還有什麼值得被表述？」宗軒親自參與當地的宗教祭典，訪談當地人對於拆遷改建的看法，在表演中也試圖用聲音、身體輔以可塑的玻璃纖維條，演繹居民的無奈困境。

土地會黏 馬戲也能講故事

社子島內的情緒是隱晦的，限建所造就令人歎為觀止的違建，林立的工廠與鴿舍終日噪音嗡嗡，河岸旁瀾漫潮濕厚重的空氣，然而在這城市孤島上，藏於其中的卻是綿密的情感網路。2020年《苔痕 Moss》便是以此為靈感展開，開場從一棟廢棄建築意象開始，如同每日眼見所及，五位大男孩攀上、墜落，在虛實流轉的場景間奔跑翻滾，訴說著每個人在人生中都曾遭遇的渴望與失落。劇名的由來是有日李宗軒與編舞者田采薇散步於河堤，望著滿佈苔痕的石頭，明明是無根的植物卻只要循著一絲濕氣便能蔓生，就如 FOCA 當時在黑暗中獨自摸索臺灣馬戲的孤獨，又像附近的居民，即使被遺忘仍充滿朝氣的日常。

還記得初到這裡時，居民探頭探腦地好奇於無名的馬戲團；不知不覺 FOCA 已成為社子島的一員，《消逝之島》演出時，居民就在一旁，他們是觀看者也是場域的主角。有些人看懂了，直說感動，他們發現原來藝術能夠傳達主張，渺小的生活竟也能成為表演的主章節；其他人不一定看懂，但默默地感受到 FOCA 在講他們的故事。

「年輕的時候覺得藝術是要表現美，到現在我認為藝術是種自省吧。」因緣際會來到社子島，伴著河岸美景一同走過好幾年，縱使逃不過即將拆遷的不安定，在近期展開了搬遷，李宗軒的身體依然記得空氣裡的濕黏，夜弄土地公的鞭炮，以及整日散在環境裡的工廠白噪音。

A 夜弄土地公：夜弄土地公是社子島每年最大型的宗教活動，居民皆從停車場出發（停車場一格為土地公的位子，終年蓋不出租），沿路放鞭炮，遊走於巷弄工廠中祈禱，最後聚集於廟埕前，表演以玻璃纖維拉出頭頸線條，進行一場大尺的宗教祭典，也是《消逝之島》的最後一幕。
B 社子島和與宅：社子島因屬於兩交會的低窪帶，早年水患頻傳，李和與宅罕見的「樓式」合院，有年水患時，全村的人都跑到李和與宅避難，救一村的人。舞者以一片塑膠片堆疊翻轉，象徵限建的無奈，瘋狂的違章建築；最後移動到古厝牆邊，三人疊羅漢至一樓呼應當年水患時李和與宅與社子島居民的關係。
C 政眷：踩著高跟的政眷著大聲公，說著重建的願景，是社子島每到選舉必實質的光景。雖然，居民是渴望改變的，但外人人的觀點畫的都市更新，是符合當地居民的期待，抑或只是政眷與土地開發的一盤大棋？
D 鷹架廢墟：走進社子島，眼見所及皆臨時建築，拔地而生的鐵皮工廠，搭設在路中間突兀的鐵架，這是城市裡被遺忘的一角，也是連便利商店都沒有的小島。間置過久的廢墟，在夾縫中看見綠植生命力，社子島的居民也有類似的特質，人外流嚴重，連等待一口殺令，卻仍有技術自我的選擇。

話馬戲

Circus Talk



林智偉 × 張又文

福爾摩沙馬戲團
創辦人

FOCASA 馬戲藝術節
總策展

什麼事， 是一座場館不能解決的？



對不起了錢錢，
我們真的需要一座馬戲篷

一場歐洲巡迴之旅，開啟了 FOCA 的馬戲征途，那是 2013 年，馬戲仍罕見、雜技掛帥的臺灣。十年來，他們征戰世界各地的馬戲藝術節，演遍、看遍各種馬戲表演場地，林智偉心中種下了一顆種子：「臺灣需要一座馬戲篷。」這個念頭在 2021 年發芽，疫情暫緩了 FOCA 馬不停蹄的創作與巡演行程，他終能靜下心來規劃，認真買下臺灣第一座可容納千人的大型馬戲篷，命名「V-13」。

臺灣在這十年間不僅陸續長出臺中歌劇院、高雄衛武營，更在今年迎來臺北表演藝術中心的試營運。這十年來，足夠的場館與邀演單位運作熱絡，已不乏海內外知名馬戲團隊受邀來臺演出，打開民眾視野；既然如此，臺灣為什麼還需要一座馬戲篷？

林智偉並沒有費心解釋，而是找回十年前的戰友張又文，一起在 2022 年 3 月，集全團之力舉辦了一場轟動臺南的「FOCASA 馬戲藝術節」。當夜幕低垂，營燈亮起，觀眾在星空下的馬戲篷裡鼓掌驚叫，情緒隨著節目起伏歡呼暢笑，答案已盡在不言中。

文字 | 羅心彤 攝影 | KEN WANG、毛弟 插畫 | Hao-Yun 圖片提供 | 福爾摩沙馬戲團

為什麼游牧型的移動對馬戲團這麼重要？臺南是適合復刻這個特性的地點嗎？

智偉：我很在乎的一件事，就是這頂帳篷的出現，能帶給我們馬戲演員和其他民眾什麼想像。在臺南籌備近一個月，每個經過馬戲篷的人，不分男女老少都會被它吸引，一看到帳篷就會感到快樂和輕鬆，這就對了！

選擇在臺南有很多原因，一來是「FOCASA 馬戲藝術節」的延續性，臺南給了我們合適的空間去嘗試；綜合各種因素如天氣、地質等考量後，發現臺南相對穩定，儘管三、四月還是有機會下雨。我們從 3 月 1 日開始籌備，每天畫烏龜、燒烏龜，結果開展當天，不但沒下雨還超熱，老天有保佑。

又文：游牧是馬戲的本質，基本上馬戲團的成員、演出的內容，都是跟著馬戲篷一起移動的。Focasa 就是 foca 加 casa（家）的意思，我們第一次走進馬戲篷時，心裡就已經有滿滿的歸屬感。游牧型的馬戲篷也象徵自由、開放及多元，這種很自在、很 chill 的感受，就是我們希望透過馬戲篷帶給大家的。

以臺灣來說，臺南是一個生活步調相對慢的城市。籌備期間，我們每天早上起床工作，看著草地和陽光，還以為人在南法。這個城市的氛圍，完全符合我們對馬戲篷的氛圍期待，這也是到現場實際工作才有的感受。

為什麼是 V-13？請分享選擇這個型號的馬戲篷的原因。

智偉：古時候的馬戲團是馬術表演，當時設計了圓形框來限制馬的動線，讓牠們能繞著一直走，circus 一詞就是從 circle 而來。而要讓馬能在帳篷裡自由移動，最少要有 13 米直徑的圓形空間，因此早期很多馬戲篷都是以這樣的規格來搭建。V-13 的命名，就是取自這個充滿馬戲發展脈絡的重要數字。

V-13 屬於大型馬戲篷，最多可以容納 1200 位觀眾，外型偏向傳統的大型、紅色馬戲篷。作為計畫的開始，我們要讓觀眾一眼就能認出，這是他們想像中、記憶中的馬戲篷的模樣。每頂帳篷有不同的特性，之後第二頂可能會選擇比較小型、全白、偏時尚而且適合當代馬戲的篷，未來在節目內容與跨界合作上會有更多好玩的可能。V-13 屬於親子型，適合地景藝術節、兒童藝術節等戶外大型活動。我們不但思考硬體本身，也同步在想像後續的發展。

又文：馬戲的表演元素很豐富，充滿可能性。舞台形式不太像戲劇院那樣固定，必須具備更多的功能和彈性，才能符合各式充滿奇想的馬戲動作設計，因此擁有一座馬戲篷，對馬戲團的創作與演出非常重要。今年 FOCASA 就是個初嘗試，偏鏡框式舞台；未來舞台和觀眾席的形式會更多變，預計開到半環型或甚至 360 度全環，依照不同舞台特性設計適合的節目。多元的內容、形式與跨界合作，是我們未來要嘗試的方向。



為什麼在馬戲篷看馬戲，爽度會比實體劇院更高？

智偉：在馬戲篷裡可以飛！對馬戲演員來說，在篷裡演起來很爽，飛人甚至能飛到觀眾的頭旁邊。而對觀眾來說，不僅能近距離感受馬戲的危險刺激感，甚至還會被飛在頭上的高空演員的汗噴到。這是傳統劇院不可能有的觀看體驗，近距離的刺激感，是馬戲好看的重要元素之一。這次試演的作品《馬戲派對》就是集結眾多刺激馬戲技法、近年備受歡迎的親子馬戲劇場，非常適合在這座大型馬戲篷演出，觀眾看得開心、演員也演得很過癮。

又文：這次試演雖不對外售票，但我們特別邀請了南台家扶中心、勵馨基金會的小朋友來觀賞。他們完全被舞台上的演出吸引！在篷裡，觀眾能近距離感受到危險與刺激，也更加能被台上的演出吸引的目不轉睛。危險本身就是馬戲的魔力之一，這也是馬戲篷才能做到的體感。

請分享這次讓你最感動或印象深刻的小故事？

智偉：搭帳篷遇到非常多困難，完全超乎我們想像。首先搭建要申請臨時建物執照，需要建築師核准，我們沒有類似經驗，所有事情都從頭學起。光是鋼骨結構就花了半年，每一根都要用吊車吊起來量尺寸和重量，再送 SGS 檢驗。正式搭建時，因為臺灣的工班和舞台技術人員也都沒搭過馬戲篷，我們得一起討論研究、克服各種困難。最終帳篷搭起來的那一刻，所有參與搭建的人員眼淚都要掉下來了，像是把一個孩子生出來一般。這十年來支撐我們的動力，就是不斷的創作；我也在這群工班和硬體人員身上看到這種創造力。馬戲篷可不只有演員在創作，幕後的技術人員也都在創作，作品不只是舞台上的表演，而是整個團隊一起創作的成品。這股能量非常難能可貴。

又文：印象很深的是一個阿嬤來到前台，激動地跟我們說，她小時候看過一次馬戲篷，沒想到等了 50 年終於又再次看到馬戲篷的出現；還有從新竹、臺北來的爸爸帶著小朋友遠道而來，到現場發現票索取完了，小孩直接在現場哭出來；還有好多好多人頂著豔陽排隊，花了兩、三小時才進來……這一切一切都讓我們很感動，原來有這麼多人和我們一起期待這件事的發生。



聊聊你們對 FOCASA 馬戲藝術節與這頂馬戲篷的未來計畫？

又文：今年的 FOCASA 只是暖身體驗場，明年才正式開始。我們會持續走大眾、親子、娛樂、親親的路線，以馬戲為主軸，再延伸到不同型態的合作；像是邀請街頭藝人在戶外舞台演出、草地區開放給業餘的玩家，讓馬戲在這個空間裡自然地發生。

智偉：有了過去十年國際跑跳的經驗，我們希望呈現出適合臺灣、且能幫助臺灣馬戲發展的藝術節。我們選擇的節目和 FOCASA 的定位，都會跟著整個環境和文化脈絡來思考。

透過歡樂的 FOCASA 接觸親子族群，讓大家知道馬戲團現在已經沒有動物，也不是過去的雜耍表演了。透過這樣軟性的方式介紹馬戲，再讓大眾知道臺灣的馬戲已經發展到這個地步，有這麼多元素，有舞蹈、有脈絡、有文本，更有自己的特色。

又文：當然也預計邀請國外表演團體，演出當代馬戲作品，讓大家認識當代馬戲的樣貌，並安排國內外馬戲團隊交流，這對台灣的馬戲工作者會是很好的養分。除此之外，我們也要創造馬戲與臺南這座城市更深的連結；國外的藝術節多會以當地的特色來創作，或在特定地點做快閃演出，我們要讓馬戲這件事更自然地發生在城市與生活中，更親近觀眾。

過去我們總是期待出國參加維儂或愛丁堡藝術節，希望 FOCASA 未來也能成為一個在商業和藝術上都具指標性的藝術節，讓海內外的團隊都期待來臺灣參加。

智偉：我們想讓馬戲走進生活，因為沒有生活就無法永續，沒有永續就沒有生態。純做劇團很難照顧更多的人，所以 FOCA 今年也要做馬戲教育、培養新的觀眾，壯大臺灣的馬戲產業。我們能讓資深馬戲表演者從演員轉職成老師、劇團人員，用企業的形態讓演員延長職涯生命。藉由這樣的形式，好讓更多人願意從事馬戲。能夠做自己喜歡的事，才能讓馬戲的生態更完整。